

漢魏小說採珍

中國文學珍本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品 小 文 散

珍探說小魏漢

纂 編 良 俊 馬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漢魏小說探珍 全書二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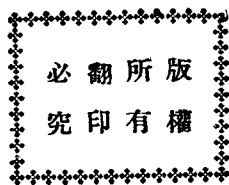
編纂者 馬俊良

校閱者 汪漱碧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上海四馬路世界風
電話九〇七二二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漢魏小說採珍目錄

上冊

小爾雅	漢孔鮒	一
羣輔錄	晉陶潛	五
南方草木狀	晉嵇含	二一
西京雜記	漢劉歆	三六
海內十洲記	漢東方朔	六五
搜神記	晉于寶	七四
神仙傳	晉葛洪	一〇七

下冊

神仙傳(續)	一
--------	---

神異經	漢東方朔	四一
穆天子傳	晉郭璞	五二
漢武帝內傳	漢班固	七〇
飛燕外傳	漢伶玄	八二
雜事祕辛	漢無名氏	八七
述異記	梁任昉	九三
枕中書	晉葛洪	一二二
別國洞冥記	漢郭憲	一二八
詩品	梁鍾嶸	一四〇
鼎錄	梁虞荔	一五三
竹譜	晉戴凱之	一五九
古今刀劍錄	梁陶宏景	一六六

漢魏小說採珍下冊

神仙傳（續）

晉 葛洪著 武林徐仁毓閱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距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

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

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歛。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己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

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方。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

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小。容如四十許人。郗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拴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蓄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借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

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尙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鈔。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

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百數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琕琕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

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恠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者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

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濘。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被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施貧困。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

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難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臆。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

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

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恠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

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

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爨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爨去。爨涕泣留之。不住。爨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爨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爨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爨。好自愛理。爨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瘡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

皮。甚痛。得水浴。痛卽止。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

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待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鼈。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櫺櫃。有闕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

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恠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憇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

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卽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卽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盤囊五色之綬。

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卽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敍。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

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

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尙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青驚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咒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睡盤中，卽成鯉魚。夫人睡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